

明
清
艳
史

◎ (清) 佚名 著

定情人



北京出版社

MING QING YAN SHI

定 情 人

[清]佚 名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 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定情人/(清)佚名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4

(明清艳史)

ISBN 7-80171-170-x

I. 定…

II. 佚…

III. 章回小说-作品集-中国-清代
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0462 号

定 情 人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北京市昌平西贯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6.5 字数 365 千字

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80171-170-x/I·108

定价:19.8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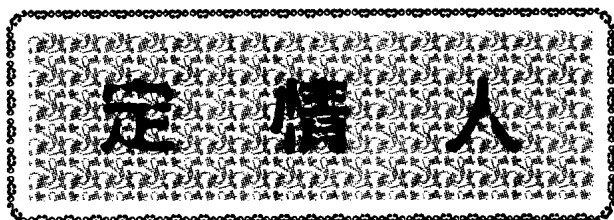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总 目 录

定 情 人 (清)佚名 著(1)

玉 支 玢 (清)天花藏主人 著(157)

双 和 欢 (清)青心才人 著(331)



(清)佚名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 16 回。不题撰人。清初刻本，写刻，全称《新镌批评绣像秘本定情人》，大连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图书馆有藏。乾隆复刻本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成都宦家子弟双星，聪慧儒雅，其母欲择门当户对者为配。双星则愿自己做主，遂以游学为名，携书童青云、野鹤，寻访定情之人。至浙江山阴，遇父故交江章。江见双星风流倜傥，遂引至家中。江女蕊珠，才貌双全。二人初见，即生爱慕之心。然以兄妹相称，恪守礼教，未能多见。双星欲长居山阴，借机表白。蕊珠则重性情，望其情持久，故不动声色。星以为婚姻无望，大病濒死。幸蕊珠丫环彩云相助，二人盟约定誓，始得痊愈。江章本有择婿之意，值星归乡应试，当面应允二人婚嫁。邻县官家子弟赫炎，闻蕊珠才貌，求婚被拒，怀恨于心。时宫中选美，唆太监点蕊珠之名征选。蕊珠毅然上路，于天津投河殉情。双星高中状元，驸马欲招赘为婿，星拒之。

驸马记恨，奏准双星封王海外。星派书童往江家报信，恰逢蕊珠投河，书童救起，送往四川。星归，闻蕊珠死，悲痛欲绝。蕊珠曾囑彩云代为完婚，星睹物伤情，始终未与彩云同榻而居。后双星进京复命，江章送彩云至四川。星还乡省母，始知蕊珠未死，心下大快，乃娶二女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本天伦谈性命之情 (7)
遵母命游婚姻之学
- 第二回 负笈探奇不惮山山还水水 (15)
逢人话旧忽惊妹妹拜哥哥
- 第三回 江少师认义儿引贼入室 (25)
珠小姐索和诗掩耳偷铃
- 第四回 江小姐俏心多不吞不吐试真情 (34)
双公子痴态发如醉如狂招讪笑
- 第五回 蠢丫头喜挑嘴言出祸作 (43)
俏侍儿悄呼郎口到病除
- 第六回 俏侍儿调私方医急病 (52)
贤小姐走捷径守常经
- 第七回 私心才定忽惊慈命促归期 (61)
好事方成又被狡谋生大衅
- 第八回 痴公子痴的凶认大姐做小姐 (70)
精光棍精得妙以下人充上人
- 第九回 巧帮闲惯弄假藏底脚贫女穴中 (79)
瞎公子错认真饱老拳丈人峰下
- 第十回 欲则不刚假狐媚明制登徒 (89)
狭难回避借虎势暗倾西子

-
- 第十一回 姚太监当权惟使势凶且益凶 (99)
江小姐至死不忘亲托而又托
- 第十二回 有义状元力辞婚挤海外不望生还 (110)
无瑕烈女甘尽节赴波中已经死去
- 第十三回 烈小姐有大福指迷避地感神明 (119)
才天使善行权受贡封王消狡猾
- 第十四回 望生还惊死别状元已作哀猿 (128)
他苦趣我欢场宰相有些不像
- 第十五回 览遗书料难拒命请分榻以代明烛 (136)
续旧盟只道快心愿解襦而试坐怀
- 第十六回 节孝难忘半就半推愁忤逆 (146)
死生说破大惊大喜快团圆

第一回

本天伦谈性命之情 遵母命游婚姻之学

诗曰：

好色原兼性与情，故令人欲险难平。

苦依胡妇何曾死，归对黎涡尚突生。

况是轻盈过燕燕，更加娇丽胜莺莺。

若非心有相安处，未免摇摇作旌旌。

话说先年，四川成都府双流县，有一个宦家子弟姓双，因母亲文夫人梦太白投怀而生，遂取名叫做双星，表字不夜。父亲双佳文曾做过礼部侍郎。这双星三岁上，就没了父亲，肩下还有个兄弟叫做双辰，比双星又小两岁。兄弟二人因父亲亡过，俱是双夫人抚养教训成人。此时虽门庭冷落，不比当年，却喜得双星天生颖异，自幼就聪明过人，更兼姿容秀美，矫矫出群。年方弱冠，早学富五车，里中士大夫见了，无不刮目相待。在十五岁上，偶然出来考考要子，不期竟进了学。送学那一日，人见他簪花挂彩，发覆眉心，脸如雪团样白，唇似朱砂般红，骑在马上，迎将过去，更觉好看。看见的无不夸奖，以为好个少年风流秀才，遂一时惊动了城中有女之家，尽皆欣羡，或是央托朋友，或是买嘱媒人，要求双星为婿。不期双星年纪

虽小，立的主意倒甚老成，自小儿有人与他说亲，他早只是摇头不应。母亲还只认他做孩提，不知其味，孟浪回人。

及到了进学之后，有人来说亲，他也只是摇头不允。双夫人方着急问道：“婚室乃男子的大事，你幸已长成，又进了个学，又正当授室之时，为何人来说亲，不问好丑，都一例辞去，难道婚姻是不该做的？”双星道：“婚姻关乎宗嗣，怎说不该？但孩儿年还有待，故辞去耳。”双夫人道：“娶虽有待，若有门当户对的，早定下了，使我安心，亦未为不可。”双星道：“若论门户，时盛时衰，何常之有，只要其人当对耳。”双夫人道：“门户虽盛衰不常，然就眼前而论，再没有个不检盛而检衰的道理。若说其人，深藏闺阁之中，或是有才无貌，或是有貌无才；又不与人相看，哪里知道他当对不当对。大约婚姻乃天所定，有赤绳系足，非人力所能勉强。莫若定了一个，便完了一件，我便放一件心。”双星道：“母亲吩咐，虽是正理，但天心茫昧，无所适从，而人事却有妍有媿，活泼泼在前，亦不能尽听天心而自不做主。然自之做主，或正是天心之有在也。故孩儿欲任性所为，以合天心，想迟速高低定然有遇，母亲幸无汲汲。”双夫人一时说他不过，只得听他。

又过了些时，忽一个现任的显宦，央缙绅媒人来议亲。双夫人满心欢喜，以为必成，不料双星也一例辞了。双夫人甚是着急，自与儿子说了两番，见儿子不听，只得央了他一个同学最相好的朋友，叫做庞襄，劝双星说道：“令堂为兄亲事十分着急，不知兄东家也辞，西家也拒，却是何意，难道兄少年人竟不娶么？”双星道：“夫妇五伦之一，为何不娶？”庞襄道：“既原要娶，为何显宦良姻，亦皆谢去？”双星道：“小弟谢去的是非且慢讲，且先请教吾兄所说的这段亲事，怎见得就是显宦，就是良

姻？”庞襄道：“官尊则为显宦，显宦之女，门楣荣耀，则为良姻。人人皆知，难道兄转不知？”

双星听了大笑道：“兄所论者，皆一时之浅见耳。若说官尊则为显宦，倘一日罢官降职，则宦不显矣。宦不显而门楣冷落，则其女之姻，良乎不良乎？”庞襄道：“若据兄这等思前想后，说起来，则是天下再无良姻矣。”双星道：“怎么没有？所谓良姻者，其女出周南之遗，住河洲之上，关雎赋性，窈窕为容，百两迎来，三星会合，无论宜室宜家，有鼓钟琴瑟之乐。即不幸而贫贱，糟糠亦画春山之眉而乐饥，赋同心之句而偕老，必不以夫子偃蹇，而失举案之礼，必不以时事坎坷，而乖唱随之情。此方无愧于伦常，而谓之佳偶也。”

庞襄听了，也笑道：“兄想头倒也想得妙，议论倒也得得奇，若执定这个想头议论去娶亲，只怕今生今世娶不成了。”双星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庞襄道：“孟光虽贤却非绝色，西施纵美岂是淑人？若要兼而有之，哪里去寻？”双星道：“兄不要看得天地呆了，世界小了。天地既生了我一个双不夜，世界中便自有一个才美兼全的佳人与我双不夜作配。况我双不夜胸中又读了几卷诗书，笔下又写得出几篇文字，两只眼睛，又认得出妍媸好歹，怎肯匆匆草草，娶一个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的丑妇，朝夕与之相对？况小弟又不老，便再迟三五年也不妨。兄不要替小弟担忧着急。”庞襄见说不入，只得别了，报知双夫人道：“我看令郎之意，功名他所自有，富贵二字全不在他心上。今与媒人议亲，叫他不要论门楣高下，只须访求一个绝色女子，与令郎自相中意，方才得能成事。若只管泛泛撮合，断然无用。”双夫人听了，点头道是，遂吩咐媒人各处去求绝色。

过不得数日，众媒人果东家去访，西家去寻，果张家李家

寻访了十数家出类拔萃的标致女子，情愿与人相看，不怕人不中意。故双夫人又着人请了庞襄来，央他撺掇双星各家去看。双星知是母命，只得勉强同着庞襄各家去看。庞襄看了，见都是十六、七、八岁的女子，生得乌头绿鬓，粉白脂红，早魂都消尽，以为双星造化，必然中意。不期双星看了这个嫌肥，那个憎瘦，不厌其太赤，就怪其太白，并无一人看得入眼，竟都回复了来家。

庞襄不禁急起来，说道：“不夜兄，莫怪小弟说，这些女子，天天如桃，盈盈似柳，即较之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也自顾不减，为何不夜兄竟视之如闲花野草，略不注目凝盼，无乃矫之太过，近于不情乎？”双星道：“兄非情中人，如何知情之浅深？所谓矫情者，事关利害，又属众目观望，故不得不矫喜为怒，以镇定人心。至于好恶之情，出之性命，怎生矫得？”庞襄道：“吾兄既非矫情，难道这些娇丽女子，小弟都看得青黄无主，而仁兄独如司空见惯，而无人中意，岂尽看得不美耶？”双星道：“有女如玉，怎说不美。美固美矣，但可惜眉目间无咏雪的才情，吟风的韵度，故少逊一筹，不足定人之情耳。”庞襄道：“小弟以为兄全看得不美，则无可奈何。既称美矣，则姿容是实，那些才情韵度，俱属渺茫，怎肯舍去真人物，而转捕风捉影，去求那些虚应之故事，以缺宗嗣大伦，而失慈母之望，岂仁兄大孝之所出。莫若勉结丝萝，以完夫妻之案。”

双星道：“仁兄见教，自是良言。但不知夫妻之伦，却与君臣父子不同。”庞襄道：“且请教有何不同？”双星道：“君臣父子之伦，出乎性者也，性中只一忠孝尽之矣。若夫妻和合，则性而兼情者也。性一兼情，则情生情灭，情浅情深，无所不至，而人皆不能自主。必遇魂消心醉之人，满其所望，方一定而不

移。若稍有丝忽不甘，未免终留一隙。小弟若委曲此心，苟且婚姻，而强从台教，即终身无所遇，而琴瑟静好之情，尚未免歉然。倘侥幸而再逢道蕴、左嫔之人于江皋，却如何发付？欲不爱，则情动于中，岂能自制；若贪后弃前，薄幸何辞？不识此时，仁兄将何教我？”

庞襄道：“意外忽逢才美，此亦必无之事。设或有之，即推阿娇之例，贮之金屋，亦未为不可。”双星笑道：“兄何看得金屋太重，而才美女子之甚轻耶？倘三生有幸，得遇道蕴、左嫔其人者，则性命可以不有，富贵可以全捐。虽置香奁首座以待之，犹恐薄书生无才，不娶于归，奈何言及金屋？金屋不过贮美人之地，何敢辱我才慧之淑媛？吾兄不知有海，故见水即惊耳。”庞襄道：“小弟固不足论，但思才美为虚名虚誉，非实有轻重短长之可衡量。桃花红得可怜，梨花白得可爱，不知仁兄以何为海，以何为水？”双星道：“吾亦不自知孰为轻重，孰为短长，但凭吾情以为衡量耳。”

庞襄道：“这又是奇谈了。且请教吾兄之情，何以衡量？”双星道：“吾之情，自有吾情之生灭浅深，吾情若见桃花之红而动，得桃花之红而即定，则吾以桃红为海，而终身愿与偕老矣。吾情若见梨花之白而不动，即得梨花之白而亦不定，则吾以梨花为水，虽一时亦不愿与之同心矣。今蒙众媒引见，诸女子虽尽是二八佳人，翠眉蝉鬓，然覩面相亲，奈吾情不动何！吾情既不为其人而动，则其人必非吾定情之人。实与兄说吧，小弟若不遇定情这人，情愿一世孤单，决不肯自弃，我双不夜之少年才美，拥脂粉而在衾裯中做聋聩人，虚度此生也。此弟素心也，承兄雅爱谆谆，弟非敢拒逆，奈吾情如此，故不得不直直披露，望吾兄谅之。”庞襄听了，惊以为奇。知不可强，遂别去，回

复了双夫人。双夫人无可奈何，只得又因循下了。正是：

纷丝纠结费经纶，野马狂奔岂易驯。

情到不堪宁贴处，必须寻个定情人。

过了些时，双夫人终放心不下，因又与双星说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惟婚宦二事最为要紧，功名尚不妨迟早，惟此室家，乃少年必不可缓之事。你若只管悠悠忽忽，教我如何放得心下。”双星听了，沉吟半晌道：“既是母亲如此着急，孩儿也说不得了，只得要上心去寻一个媳妇来，侍奉母亲了。”双夫人听了，方才欢喜道：“你若肯自去寻亲，免得我东西求人，更觉快心。况央人寻来之亲，皆不中你之意，但不知你要在那里去寻？”双星道：“这双流县里，料想寻求不出。这成都府中，悬断也未便有。孩儿只得信步而去，或者天缘有在，突然相遇，也不可知，那里定得地方？却喜兄弟在母亲膝下，可以代孩儿侍奉，故孩儿得以安心前去。”双夫人道：“我在家中，你不须记挂。但你此去，须要认真的辗转反侧的念头，先做完了好逑的题目，切莫要又为朋友诗酒留连，乐而忘返。”双星道：“孩儿怎敢。”双夫人又说道：“我儿此去，所求所遇，虽限不得地方，然出门的道路，或山或水，亦必先定所向往，须与娘说明，使娘倚闾有方耳。”双星道：“孩儿此去，心下虽为婚姻，然婚姻二字，见人却说不出口，只好以游学为名。窃见文章气运，闺秀风流，莫不胜于东南一带，孩儿今去，须由广而闽，由闽而浙，以及大江以南，细细去流览那山川花柳之妙。孩儿想地灵人杰，此中定有所遇。”

双夫人听见儿子说得井井凿凿，知非孟浪之游，十分欢喜。遂收拾冬裘夏葛，俱密缝针线，以明慈母之爱。到临行

时，又忽想起来，取了一本父亲的旧同门录，与他道：“你父亲的同年故旧，天下皆有，虽丧亡过多，或尚有存者。所到之处，将同门录一查自知，设使遇见，可去拜拜，虽不望他破格垂青，便小小做个地主，也强似客寓。”双星道：“世态人情，这个那里望得。”双夫人道：“虽说如此，也不可一例抹杀。我还依稀记得，你父亲有个最相厚的同年，曾要过继你为子，又要将女儿招你为婿，彼时说得分十分亲切。自从你父亲亡后，到今十四、五年，我昏懂懂的，连那同年的姓名都记忆不起了。今日说来，虽都是梦话，然你父亲的行事，你为子的，也不可不知。”双星俱一一领受在心。双夫人遂打点盘缠，并土仪礼物，以为行李之备。又叫人整治酒肴，命双辰与哥哥送行。又捡了一个上好出行的日子，双星拜辞了母亲，又与兄弟拜别，因说道：“愚兄出门游学，负笈东南，也只为急于续述前业，光荣门第，故负不孝之名，远违膝下。望贤弟在家，母亲处早晚殷勤承颜侍奉，使我前去心安。贤弟学业，亦不可怠惰。大约愚兄此去三年，学业稍成，即回家与贤弟聚首矣。”说完，使书童青云、野鹤，挑了琴剑书箱，铺陈行李，出门而去。双夫人送至大门，依依不舍。双辰直送到二十里外，方才分手，含泪归家。双星登临大路而行。正是：

琴剑翩翩促去装，不辞辛苦到他乡。

尽疑负笈求师友，谁道河洲荐菜忙。

双星上了大路，青云挑了琴剑书箱，野鹤负了行囊衾枕，三人逢山过山，遇水渡水。双星又不巴家赶路，又不昼夜奔驰，无非是寻香觅味，触景生情，故此在路也不计日月，有佳处即便停留，或登高舒啸，或临流赋诗，或途中连宵僧舍，或入城